

▲明清▼

善本禁毁小说

珍藏大系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四季

邓淑杰

姚家余

封面设计：蓝苹果



ISBN 7-5387-1357-3



9 787538 713572 >

ISBN 7-5387-1357-3/1·1317

定价：1580 元(全六卷)

明清善本禁毀小說珍藏大系

卷

四

綠野仙踪 蜃樓志

玉嬌梨 雪月梅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第六十三回

温如玉时穷寻旧友 冷于冰得道缴天罡

词曰：

富贵何可求，执鞭不自由。浪子痴心肯便休，弃家乡奔走神州。五气朝元，三化聚首，乾坤大一袖能收。缴《天罡》，归原手，超万劫泮涣悠优。

右调《新月沉钩》

前言温如玉被盗，金钟儿惨亡，从试马坡祭奠回来，过了个凄凉年，逐日心绪如焚，思来想去，打算终身的结果。猛想起冷于冰在试马坡那晚吃酒时，许他得功名富贵，须得去都中一行。又想着冷于冰为人奇奇怪怪，似有未动先知之术，他说的话，无不应验。又想着自己家中，还有什么过头？不如将这住房也卖了，赏张华几两银子，着他自行过度，我且入都中去，或者遇冷于冰指点佳境，将来有发迹的时候，亦未可知。主意定了，将张华叫来，告明己见，要上北京。

张华听了，呆了半晌，说道：“此事大爷还要细思。那冷于冰行踪无定，知道他如今在那里？就算上遇着他，他一个游方的人，有什么真话？他若有大功名富贵，他自己先做去了，肯让与我们受享？小的为大爷的事体，也曾日夜想算，这处住房是三百多银子买的，目今城中房缺少，也不愁卖不了原价。还有金姐送大爷的衣服、首饰，若变卖起来，小的估计着也可卖二百来的银子。每年用十来两，赁一处小房居住，余银或立个小生意，或安放一妥当铺中讨些利钱，也可胡乱度日。大爷年纪还不到三十，若发愤读书，何愁不中？不会不做个官。若说卖上银子，寻冷于冰去，这是最低不过的见识。设或再有舛错，将这几两银子弄尽，小的家两口子讨吃，原是本分，有甚么辱及祖、父。只怕大爷一步一趋，都是难行的了。大爷就便打死小的，也不敢遵命。当日金钟儿在时，知道大爷情深似海，断不是语言劝的过来的，只得任大爷闹去。如今金钟儿已死，正是大爷该交好运的时候，怎么又想起冷于冰来了？”

如玉听了，拂然道：“你别的话还略为近理，怎么金姐死了，是我交运的时候？真是丧心乱道！他为我捐躯殒命，视死如归，那一种节烈，不但乐户中人，就是古人中，能有几个？你适才的话，岂不是放驴屁么？”张华道：“怪道大爷祭他时，哭的那般悲痛，不相是算他为大爷死了么？”如玉着急道：“你看么，他不为我死，却为谁死？”张华道：“他是将东西偷送与大爷，苗三相公翻下舌，被他父母搜拣，打骂起来，他是羞愤不过，才吃了官粉身死。妇人们因这些闲气恼，死了的不知有多少。这只可算因大爷的事，被人激迫身死，算不得为大爷守节身死。若有少年清俊、富贵公子嫖客，到他家中，他立意要嫁大爷，不肯再接一人，被他父母打骂，自己寻了短见，那才是为大爷死的哩。只说大爷在他身上花了千数银子，他还有点人心，肯挪移出些财物来，暗中贴补大爷，这也算婊子娼妇内少有的人了。假若何公子如今还在他家住着，他到吃不成官粉，小的到替大爷有些担忧。‘节烈’两个字，也不过是大爷许他，外人没这样评论。”

如玉大怒道：“你原是和猪狗一类的人，你如何敢讥诮、打趣我？我且问你：你晓得什么是‘节’？什么是‘烈’？你说！你说！”张华那里还敢言语？如玉又骂了好半晌，道：“我的主意已经定了。限你三日，与我寻变卖房子的主儿，我只要三百两。金姐的衣服、首饰，我何忍心变卖？你可按物开一清单，到当铺中当了；我将来若有好的时候，定要取赎出来，做个题念儿。我将来到京里，寻着冷于冰，或寻不着冷于冰，都不要你管我。我就再将这处房子白丢了，也丢的是我的，与你何涉？你若三天内办来就罢了，若办不来，我和你誓不干休！”张华见如玉怒的了不得，一句儿也不敢分辩，只得满口应承下来。过了两天，见如玉心气和平，又苦口劝谏，如玉竟是百折不回。张华见主人志愿已决，没奈何，只得尽心办理。金钟儿衣物，共当了一百六十两；房子卖了三百五十两。正月初三日，与买主立了契，言明正月十八日腾房。

如玉将银子收讫，含着眼泪，将张华夫妇叫到面前，说道：“我当日有钱的时候，在你夫妇身上甚平常。如今骗我的、偷我的、赚了落了我的，俱皆星散。惟你夫妇始终相守，且在我身上甚厚。”张华听着，泪流满面；他女人也哭泣起来。“我一生总吃了眼中认不得人的亏，致令一败涂地。如今在这泰安城中，也没个出头的日子，且到都中去走遭，听凭命运罢！日后若有个好机会，还与你们有相会之期。我去后，这房子要与人家交割，里面桌椅、铜锡、磁器等物，虽没什么值钱的，胡乱还可卖几两银子，你夫妇可拿去变卖了过度罢。两个小小厮，一个是你儿子，也不用我嘱咐；惟有已故家人孙禄之子，他今年才十一岁了，你们可念他父母俱无，今日就收他，做你夫妻的养子。凡事

推念我，不可凌虐他。”又取过两封银子道：“这共是一百两，你夫妇用八十两，寻两间房儿居住过度，也算你们伺候我一场。那二十两，等孙禄之子到十六七岁，与他娶个老婆，完做主人心事。我亦不过数天，就别你们去了。”说着流下泪来。

张华夫妇跪在地下，哭的连话也说不出来。那孙禄之子，也在旁边啼哭不止，也听出是主人要走的话语。张华哭着说道：“大爷出门，定在那一日？小的好收拾行李，伺候同行。”如玉道：“我如今还讲跟随人么？只我独自走罢。你又有家口牵累，况又连个住处未曾寻下。我这一去，和飘洋的一样，将来还不知栖流在何所？我是绝意不要人跟随的。”张华道：“大爷从未独自出过远程，小人如何放心得下？总大爷不要小的，小的明不跟随，暗中也要跟随。那到把主仆弄在两下，路上甚是不便。小的女人虽没房子，他父母家即可居住；便是二三年，他还可以养活的起。大爷赏的家器等物，都交与小的丈人变卖，甚是妥贴。小的正好跟随大爷出门，守定妻子做什么？”如玉想了一会道：“也罢了，就依你跟我走走，到京中再做定归。你们只管跪着怎么？可起去料理？”张华又道：“大爷赏了八十两银子，小的实不忍心收领。有家器等物，足彀小的一家过了。出外比不得家居，将来盘费短了，是没处投告的。”如玉道：“我原该与你们多留几两，只恨我手内空虚。你若不收，我也断不着你跟去。”张华无奈，和他女人磕了七八个头，方才起来，将银两收下。如玉又指着孙禄之子，说道：“他顽劣的了不得，你们管教只管管教，衣食要留心他些。”张华夫妇同说道：“不但大爷嘱咐，就大爷不言，小的们定和自己亲生的儿女一般看待。大爷只管放心。”如玉叫过那小厮来，与了他二两银子，又指教了他几句。当下教他与张华夫妇即头，认为父母。一同揩着眼泪痕出去。如玉看定正月初八日起身，初六日到他父母坟前痛哭拜别。回来，张华将各项物件开了清账，把他丈人叫来，当面交割。如玉就托他与买主交房。至初八日，主仆二人坐车起身。张华女人送了主人和丈夫，与他父亲雇人搬运。一切停妥，领了孙禄之子，同他儿子坐了车子，大哭着回他父母家去了。可叹如玉，做了半世豪华公子，直弄了个寸椽片瓦俱无，固然是他命运低危，也到的是他所行不善。今日一主一仆上京，寻那云飘鹤逝、没定向的冷于冰，岂不可笑、可怜！

一路饥餐渴饮，数日已到京都。见辇毂之下，直与外省不同：到处高楼园馆，随地品竹调丝。来来往往，不是士农工商，便是九卿科道，真是富贵繁华无比的仙境。如玉初人都门，那两只眼睛应接不暇，到是那车夫甚是熟惯，送他主仆到菜市口儿昌盛客寓安下。主仆两人，每天出钱二分房饭钱。如玉举目无亲，日日在大街小巷行走，存了个

万一遇着冷于冰的念头。行走了二十余天，那里有个冷于冰的影儿？张华见不是个归结，复寻苦劝，着如玉回家，谋为正务。如玉道：“我已出门，断无空回之理，况冷于冰也不是谎我的人，早晚定有遇着他的日子。若过二年后遇不着，再做道理。”张华十分劝急了，如玉便说：“你若想家，任凭你便，我是绝不回去的。”张华也自没法。

不言他主仆在都中闲度岁月。再说冷于冰自得《天罡总枢》一书，日夜在琼岩洞诚心捧玩。半年后，于冰已洞悉精微，才明白天地始始终终的根由，万物生生化化的源委。看那两轮日月，一起一落，无非是老人的须眉，促人的寿数。觉得此时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回想紫阳真人送他的《宝篆天章》，不过是斩妖除祟、趋吉避凶而已，讲道超神夺劫，参赞造化，还无十分中之二三。今日竟成了个与天地同体的人，真是千万世难逢的际遇。又想：“天狐嘱咐一年后将此书赍送火龙真人，烦恳东华帝君缴还八景宫。今已通首至尾烂熟胸中。此书久落凡尘，恐与天狐招愆，反辜负他一片好心。”又预知温如玉在京寻访。且董公子自到河阳镇，知他已入林岱籍贯，改名林润，算了林岱胞侄，用官字号下场，中了第六十一名举人，已从今年正月，由林岱任内，到朱文炜家居住，等候着下会试场。他虽然功名有分，料想着他的文章，断不能中在前列，后日还有多少事在他身上起结，也须助他一臂之力，着他早早的服官受职，好做后事的地步。明日正是黄道吉日，理合到吾师洞中走遭，将此书交送，腾出身子来，办别的事业。

到次日五更时分，令二鬼将石几案抬放在石堂院中，将玉匣安放在几上，自己虔心静气，大拜了八拜，然后揣向怀中。吩咐二鬼道：“我今往赤霞山祖师处去，你等可用心修炼，各图正果，静候我的调遣，不得私出洞门。”二鬼出洞跪送。于冰架云光，早到赤霞山回雁峰前落下。只见桃仙客大笑道：“祖师命我在此等候多时。”于冰忙作揖问讯。仙客道：“贤弟不必多礼，快随我来。”于冰跟定了仙客，走至洞门前站住。于冰道：“你我虽同是祖师的弟子，然师兄是日夕亲近之人，不妨随便出入；我与师兄有别，理应替我回禀一声为是。”仙客道：“贤弟小心至此，足见诚敬。”说罢，先入去了。少刻，出来说道：“祖师着你进见。”于冰将道袍拂拭了几下，才跟定桃仙客，一步步走入去。但见：

门分二座，院共三层，也有山，也有水，也有池，也有桥，也有楼台；有树木，有花卉，有飞禽走兽；曲曲弯弯，另是一个世界。堂阔五丈，阶高数寻，也有琴，也有棋，也有剑，也有书，也有字画；有金石，有珠玉，有床帐

桌椅；閃閃烁烁，另是一处人家。也有香茶，也有美酒，也有冰桃、雪藕、火枣、交梨，闻一闻芬芬馥馥，另是一样滋味。也有歌童，也有舞女，也有银箏、象板、锦瑟、鸾笙，听一听幽幽雅雅，另是一般官商。壁挂蛟螭之镜，炉焚兰麝之香。云母屏前，远映一轮皎日；水晶帘下，斜拂八部和风。白鹿衔芝，间行于丹房皂户；系鹤啄果，欣舞于曲径回廊。真是：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。

于冰将洞中景物大概一看，遥见火龙真人穿一件大红百花无缝仙衣，戴一顶扭丝八宝束发金冠，蚕眉河目，赤面红须，端端正正坐在上面。于冰抢行了几步，到真人座前拜了四拜。请候毕，站在一边。真人笑道：“《天罡总枢》一书，乃八景宫不传之秘。身列金仙，能读此书者，百无一二。你修行了几日，便能际此奇缘，真好福运也。”于冰将玉匣从怀中取出，放在正面几案上。真人亦连忙站起，坐在一旁。于冰又跪禀道：“弟子正为此书久落凡尘，恐被老君查知，致干罪尤，今日特奉献于老师座下，仰冀大开恩典，代行缴送，庶天狐盗窃之事不致泄露，弟子可以瓦全矣。”真人大笑道：“你如今尚推算未来事体，老君为万国九州群仙之祖，他的书籍被人盗去一年有余，他焉有不知之理？当日那天狐意念一动，他早已就知有今日了。只因他念你立心纯一，勇往向道，不过假手天狐，成就你的正果。你道他竟不知道么？”说罢，又大笑道：“此书我亦不敢久存，明日即到东华帝君你师祖宫阙，恳烦转送，保全天狐。”

于冰又禀道：“弟子承师尊高厚，遣桃仙客颁赐衣冠。彼时拟救连城璧之后，即来叩谢洪慈，缘仙客述师命，再四相阻，有‘功夫圆满之日，再来未迟’等语，因此弟子迟至如今。”真人道：“我着仙客止你，不过为省一番往返也。”于冰复行叩谢。真人吩咐：“起来。”于冰侍立一旁。真人道：“你目今法力可出群仙之上，只是静中功夫还未完足，将来猿不邪自可与你分劳。刻下温如玉在京等你，你屡次在他身上也可谓大有情。但此人虽具仙骨，痴迷过甚，你当造一富贵假境，完他一生的志愿。若仍前不省，乃下愚不移之人，速弃之可也。”又问道：“我的木剑，你可曾带在身边？”于冰急忙取出，放在桌上道：“弟子承师尊恩赐，未尝片刻相离。”真人叫童子们：“拿我那口剑来！”少刻，一童子取到，递与真人。真人道：“此剑名为雪镂。我自战国时得道，承吾师东华帝君颁赐，佩服了数百余年。我在西湖与你的木剑，不过斩祟除邪；若异日会诸天岛洞道友，带在身上，殊欠冠冕。此剑与木剑大不相同，岛洞列仙、八部正神，有背

义邪行者，可飞斩于百里之外，妖魔又何足道也！”于冰叩头领受。真人道：“你去罢。功成日满之期，我别有法旨。”说罢，真人回归后洞。桃仙客同许多道友，并仙吏仙童，都来与于冰叙同门一脉，请入丹房内饮食。好半晌，方一齐送出洞外。

于冰谢别，离洞走了百十余步，将剑囊解去一看，只见金装玉嵌，耀目夺睛；又将那剑拔出来看视，宽不过一寸，长到有三尺，面镶龙虎，柄列七星，剑尖上镌着“雪镂”二小篆字，剑鞘上拴着紫丝绦两根。于冰看罢，将剑装好，就用丝绦斜系在右边臂上，架起云光，早到玉屋洞来。

这日，城璧等正在洞门外闲立，忽见猿不邪用手在空中指道：“尊师来矣！”城璧和不换道力甚浅，那里看得出？瞬目间，于冰已落在面前。城璧、不换大喜，各作揖问候；猿不邪在一旁跪接。于冰到洞中正面坐下，猿不邪站在一旁。不换问道：“大哥背后挂着可是口宝剑么？”于冰道：“适才从吾师洞中来，此剑系吾师所赐。”不换道：“祖师所赐，必有不同，我们先看一看，再叙别怀。”于冰解下来，付与不换，将锦囊解去，大家拭目同看。但见光芒映日，寒气侵人，装束亦精雅之至。一个个极口赞扬，惟独城璧爱的了不得，看了又看，不忍释手。不换接过来，用套儿装好，亲自与于冰系在背后，方才就坐，询问六七月别后事业。于冰也不相欺，就将得《天罡总枢》始末，并今日交还赐剑的原由，详细说了一遍。不邪等欣羡不已。

于冰又道：“我早晚还有事入都。”城璧道：“都中又有何事？”于冰就将董公子改名林润，算林岱胞侄，已中了官卷举人，要帮他中个进士，将来好完结严世蕃、阎年等案件；还有泰安的温公子，在京找寻我一月有余，少不得再去点化他一番。城璧道：“可是那温如玉不是？”于冰道：“就是他！”城璧道：“他在都中找寻大哥做甚么？”于冰笑道：“他的事件最多，真有千条万絮的情节。”城璧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于冰又将如玉前前后后细说，直说到主仆上京。不换道：“大哥怎么知的这般详细？”于冰道：“我自得了《天罡总枢》后，便可以事事前知矣。”不换道：“可惜一个大家公子，也弄的穷到这步田地。真是时命限人，自有定数。”城璧摸着胡子大笑道：“亏你还替他这样解说。那个轻浮娃子，我一见面就知他是个败家之子。大哥一定说他有仙骨，苦苦的要度他出家。他原是酒色丛中歪货，若将他度了来，不但终于无成，连我们也被他搅混坏了。”于冰道：“吾师亦曾吩咐，我也须尽尽心，他若是痴迷不返，弃之可也。今日已是三月初三日了，我须早些去，与董公子将三场文字弄妥，好着他必中，殿试时能在三鼎甲内，就更好了。我此番还得到御史朱文炜家住几天。”城璧道：“要去，大家走遭，我正要看看

董公子。”于冰道：“朱文炜是个京官，你我俱是道妆，去他家内也须招人议论。”城壁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我们只用将道冠暂时摘去，便是俗人。”于冰道：“那岂是出家人做的事？”又问猿不邪道：“你二位师叔，可学会些甚么法术？”不邪道：“凡弟子所能者，已学去一半有余。”于冰道：“得此亦可以全身远害。会试场期只有四五天了，我今日就去罢。”众人送出洞外，于冰驾云去了。正是：

书缴赤霞洞内，飞身故友人家。

成全难裔甲第，渡取浪迹仙葩。

第六十四回 传题目私惠林公子 求宝贵独步南西门

词曰：

十年窗下讴吟，须中今春首领。真仙指示功名径，折取蟾宫桂影。

荣枯枕上三更，傀儡场中驰骋。人生富贵总浮云，几个痴人自省。

右调《醉高歌》

且说于冰出离了琼岩洞，驾遁光早到了都中。原来朱文炜自平师尚诏得官之后，这几年已升了浙江道监察御史。只因他是受过大患难的人，深知世情利害，凡待人接物，也不肯太浓，也不肯太淡。当日严嵩因他面奏，胡宗宪心上甚是恼他，即至升了御史，恐怕他多说乱道，到有个下手他的意思。后见他安分供职，上的本章都是些民生社稷的话语，毫不干涉他一句，心上又有些喜欢他。闲时也请去吃饭，文炜总是随请随到，虽极忙冗，亦不辞。遇年节寿日，必去拜贺，却不送礼，因此得保全禄位。他如今又搬在棉花头条胡同，地方也还算僻静，每天不到日西时分，便下了衙门。

这日正在内房与他妻子闲话，忽见段诚飞忙的跑来，说道：“老爷，快去迎接恩人！冷太老爷来了！”夫妻两个一齐问道：“可是那冷伟于冰的么？”段诚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适才小的在门前看见，竟认识不得了，穿的是道家衣服，容貌比先时越发光彩年少。老爷快去迎接罢，等了这一会了。”慌的朱文炜连忙穿公服不迭。姜氏着女厮们速刻打扫卧房，向文炜道：“就请入我房里来罢。”文炜如飞的跑了出去，见于冰在大门内站立，遂高叫道：“老伯大人，是甚风儿吹得到此？”于冰一看，见朱文炜纱帽补袍迎接出来，意思甚是谦谨。文炜到面前，先向于冰深深一揖。段诚在前，斜着身躯导引；朱文炜随在于冰后面，一直让入内院。早有姜氏同段诚家女人，领着几个使女，在院中迎接问候，相让到姜氏房内。夫妻两个，男不作揖，女不万福，一齐跪在地下磕头。于冰那里拉的住？也只得跪下相还。夫妻两个磕了七八个头，方才起来，让于冰炕上坐下，夫妻

二人地下相陪。随即就是段诚家夫妇叩头。家中大小男妇，素日听得主人和段诚时常说于冰种种奇异，一个个抢来叩头，于冰到周旋了好半晌。文炜吩咐家下众男妇道：“冷太爷此来，至少在我家中也得住五六年，你等切不可向外人传说。若外边有一人知道，我定行详查重处，连妻子一并赶将出去，绝不姑容！”众人答应退去。

朱文炜道：“自从在河南军营别老伯大人后，今又是几个年头。小侄夫妻性命并功名，无一非老伯再造之恩。小侄也别无酬报，祠堂内已供奉着老伯生位，惟有晨夕叩祝福寿无疆而已。”于冰道：“朱兄不可如此称呼。倘邀不弃，只叫一冷先生足矣。”姜氏道：“那年在虞城县店中，承恩父天高地厚，打发我到母亲处去。”于冰大笑道：“越发不成称呼了，贫道告别罢。”姜氏道：“我在恩父家中，已拜认老太太为母，恩父又何必过谦？”于冰听了，不由的面红耳赤起来，说道：“我一个出家人，消受不得这般亲情，请毋复言。”文炜道：“这是他名分上应该如此。”又道：“老伯今从何来？一向在何处？”于冰道：“我的形踪，实无定所，今日为两件事来。”朱文炜道：“是甚么事？”于冰道：“说起来话长。”就将温如玉的事大概一说，并言：“他有些仙骨，此番要渡他去出家。”又说起救董公子一事：“他如今已与林岱大兄认为胞侄，改名林润。”朱文炜也不等他说完，便道：“他刻下现在小侄家住着，要下会试场，每每提起老伯，还有一位连先生，便感激的流泪不止。”于冰道：“若不是为他在尊府，我也不来见朱兄了。”随将自己来的意思，又说了一遍。朱文炜道：“这都是老伯大人天地父母居心，成就他的终始，小侄辈也替他感戴不尽。”姜氏道：“前岁秋间，冷大哥从广平来，恩父家中大小甚好。就是那年春间，林大哥还差人到广平与母亲祝寿，送了三千两银子。大哥说乱辞了几百回，来人日夜只是跪着，万不得已，只得收下。”于冰道：“这林大兄就不是我辈中人了。君子周急不济富，岂可因些须私爱，如此报酬。”又向文炜道：“可遇便与小儿逢春寄一字去，就说我说速刻差人去河南，将此宗银两送还。”姜氏道：“大哥当面曾和我说过，原是绝意不收，只是没法摆脱。今差人送去，也不过是空劳往返，林大哥他如何肯依？”于冰瞑目摇头道：“逢春竟是以我做他弄钱人了。”又向文炜道：“书字是一定要寄去的。”说罢站起道：“我到外面会会林世兄去。”

文炜同到所院西边一处书房内，高叫道：“林贤侄，你我的大恩公冷老伯来了！”那林公子听得，忙跑出院来一看，见于冰便跪倒，叩头不已。于冰亦连忙跪下，相扶起来，携手入房，复行叙礼坐下。问了城壁，并不换起居，又说了一会别后行踪。于冰也问了林岱，并老总兵林桂芳话。家人们摆上许多的果食来，于冰随意用了些。向文炜

道：“令兄怎么不来一会？”文炜道：“家兄月前拿了几两银子，回虞城赎取旧日的房产去了。”于冰道：“尊公先生灵柩，想已从四川搬回贵乡矣。”文炜道：“前岁家兄已办理营葬了。”于冰点头道：“这是贵昆玉第一要事。”叙谈闲话间，左右点上烛来。段诚道：“冷太爷在何处安歇？”文炜道：“东院书房还僻静些。”于冰道：“我在尊府还要盘桓两三天，诸事不必过于着意。”文炜道：“这两三天话，老伯再休提起。”于冰道：“我还有一说：知己相对，理应久谈，但素常以静为主，大家安歇了罢。”文炜亦不敢相强，随令家人秉烛，同林润都送到东院书房内。于冰着将家人们退去，从袖内取出个纸条儿来，说道：“今科会试三场题目，俱在上面，公子务于两日内，赶做停妥。我替改换几句，中也必矣。此事关系天机，少有半句泄露，不但不利于公子，亦且大不利于我。慎之！慎之！”林润双手接住，同文炜看了一遍。文炜道：“贤侄可连夜措办，离场期只有五天了。”于冰道：“话亦不用我再嘱，大家以慎密为主。”文炜道：“此何等事，谁敢获罪于天？”于冰道：“二公就请便罢。”文炜等道了安置。于冰打坐到天明。朱文炜知道于冰断不能久留，与他多款洽一日是一日，差人去本衙门给了假，在家中陪侍；凡有人客拜望，总以有病为辞。次日辰牌时候，于冰将段诚叫来，向他说了几句，段诚去了。

再说温如玉在菜市口儿店内居住，一月有余，冷于冰也无处寻找。每日家愁眉不展，在那大街小巷乱走，存了万一遇着的见识。晚间睡着，不是梦见金钟儿，就是梦见冷于冰，弄的他心上无一刻舒怀。这日，吃罢早饭，正要上街，听得院外有人问道：“泰安州的温公子，可在你店中住么？”又听得店东道：“有个泰安州姓温的人，到不晓得他是个公子不是公子？”如玉听见，急急的出来一看，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人，穿着满身绸帛，却认不得是谁。只见店东向那人指着如玉道：“这位便姓温。”那人听了，向如玉举手道：“足下可是山东泰安州人么？”如玉道：“我是泰安人。”那人道：“可是姓温讳如玉的不是？”如玉着惊道：“老兄何以知道贱名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原不晓得。我家老爷府内，有一位冷太爷，讳于冰，着我来此店相请。”如玉听了，大为惊异道：“可是那会耍戏法儿的冷于冰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到不知他会耍戏法不会耍？”如玉道：“他是几时到的？是怎么个模样儿？”那人道：“他是昨日日落时到的。既然名姓相同，你随我去到那里，自然明白。”如玉道：“尊姓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姓段，是御史朱老爷的家人。”如玉听了，惊喜相半，走入房内，向张华道：“你可听见么？冷于冰寻我来了！”于是换了衣巾，和段诚同走到文炜门前。

段诚道：“请站一站，我去回禀一声。”须臾，出来说道：“冷太爷吩咐请会。”如玉

跟段诚到二门前，见于冰金冠道服，丝绦皂靴，肩背后挂着宝剑一口，容貌与先时大不相同，真是人中龙凤，天上神仙，缓步从里边迎接出来。如玉想起昔日，一旦到这步时候，心上好生惭愧。于冰将如玉上下一看，见他虽在极贫之际，却举动如常，没有那十般贱相。那十般：一曰耸肩，二曰垂头，三曰两手抱臂，四曰口内吸哈，五曰背人哭泣，六曰终日蹙眉，七曰无故吁嗟，八曰面朝下趴睡，九曰见富贵人进退乱，十曰学妇人用眉瞅人。有一于此，任他是绝世聪明，但其心气已馁，为境遇所制，便终无发达之期，至好的不过免冻馁而已。即偶有发达者，亦必旋得旋失，总富贵断不能久。在本人他自不觉，旁观者却甚是清楚。有点福运的人，虽魂梦中亦带不出这十般贱相，皆因他心气不衰，能随境处境，而不为境遇所制故也。至于出家修道的人，尤必以心气胜为主。若心气衰馁，不但不能苦历冷暖跋涉，就着他行坐中功夫，他心气已竭，呼吸间亦断无传到之期，真终身无用之物也。所以于冰要先看他的举动。于冰见如玉人来，先笑说道：“久违公子了。”如玉抢行了几步，向于冰一揖，于冰即忙还礼。两人携手到东书房内，叙礼坐下。

如玉问罢于冰的行踪，便蹙着眉头，要说自己年来的事业。于冰道：“公子的行为，无大无小，冷某俱和亲见的一般，不用劳神细说。”家人们送入茶来，如玉独自吃了一杯。于冰道：“公子的气色，与前大不相同了。功名富贵，只在这一两天内。总不能拜受王爵，亦可以位至公侯。”如玉听了大喜，跪在地下说道：“小弟年来真是穷的可怜。从今年正月初八日，即起身入都，寻访长兄指示一条捷径，不意预知小弟在菜市口店内，遣人相招，伏望发慈悲，救弟残喘。”于冰也连忙跪扶道：“公子请起。诸事都交在我冷某身上，容易！容易！”

两人方才入坐，忽听得门外有人说道：“老伯大人会佳客么？”于冰道：“正要请你来坐坐。”如玉见一三十多岁的人入来，头戴幅巾，身穿云氅，气度像个官儿，忙站起问于冰道：“此位是谁？”于冰道：“此东翁朱先生，讳文炜，现任御史。”如玉急趋向前，叩拜道：“生员蓬门下士，因冷先生呼唤，得至公堂，不曾带来手本即谒，甚觉冒昧之至。”朱文炜还礼毕，三人分宾主坐下。文炜道：“此位即老伯昨日所言督院温大人长公子温世台么？”于冰道：“正是。”文炜道：“此兄丰神秀雅，真鸡群之鹤也，异日功名不可限量。”于冰道：“何用异日，指顾就要出将入相哩。”文炜含糊答道：“这是温世台分内必有的。”于冰道：“可吩咐人将林公子请来，也与温公子会会。我还要留温公子伴我两天。”文炜道：“最好！最好！”少刻，家人将林公子请来，与温如玉叙礼毕，坐

在文炜下边。如玉问明，才知道是河阳总兵林岱侄子，二十一岁就中了举，在此下会试场，心上甚是愧疚，自己求功名的意念越发急了。

少刻，家人们拿入杯筷来，安放桌椅。如玉要辞去，朱文炜那里肯依。于冰向如玉道：“都是自己聚会，我还要留你住几天，朱兄不是外人家。”如玉道：“老兄吩咐，无不如命，只是未向小介说明。”于冰道：“你有泰安城内房价，还有金朋友的当银，俱在张华手内，你须放心。张华比不得韩思敬，偷不了你的，也埋不了你的。”如玉听了，吓的惊心动魄，益信于冰是前知神人；又窃喜自己的功名富贵，定不涉虚了。文炜道：“这有何难？可着人唤张华盛介，将行李取来，最是妥当。”于冰道：“使得。”如玉还要相辞，家人们已经去了，只得上前拜谢。文炜先与如玉送酒道：“随便饮食，有褻世台。”如玉推让再四，让于冰独坐了一桌，他与文炜、林润坐一桌。从此日为始，如玉主仆就在文炜家住下。晚间，如玉和张华在东书房安歇，于冰在西房与林润改做文字。

到第三日午间，管门的人走来说道：“有衡山来的两位客人，寻访冷太爷说话。”于冰就知道是城璧、不换来了，心中嫌怨道：“他两人才学会些小法术，便这般云行雾驰，乱跑起来；况我起身时那样嘱咐，又来做甚么？”朱文炜问于冰道：“此二位是谁？”于冰道：“是我的两个道友。”随向管门人道：“就烦你请他们入来。”文炜听了“道友”二字，知是有来历的人，随即整衣迎接。至二门前，见一胖大汉，庞眉河目，紫面丹唇，一部长须比墨还黑，飘飘拂拂，直垂在脐下；头戴宝蓝大毡笠，身穿青布袍，腰系丝绦，足踏皂靴。文炜心里说：“这人汉仗仪表，到与林大哥差不多，只是这一部连鬓胡须，就比他强几十倍了。”又见后面相随着个瘦小汉子，二目闪烁有光，面色亦大有精彩，长着几根八字胡须，戴一顶紫绒毡帽，穿一领蓝布袍，也是腰系丝绦，足踏皂靴。文炜知是异人，恭恭敬敬的让到东书房行礼。如玉看见是连城璧和金不换，心上甚是羞愧，自己也到投奔人的田地，只得上前行礼叙旧。礼毕，城璧和不换与于冰深深一揖，然后大家就坐。

文炜举手问道：“二位先生贵姓？”于冰俱代为说讫。文炜道：“二位先生从何处来？”城璧道：“还未请教贵姓，想定是朱老爷了？”文炜道：“正是贱姓。”城璧道：“我们系从湖广衡山来。”文炜道：“几时动身的？”不换道：“是今早动身的。”文炜大惊道：“好几千里，片刻即到，非驾云御风，何能至此？直冷老伯之友也。”于冰道：“我起身时，那般叮嘱你二人又来做甚么？”城璧道：“我因董公子在此，心上悬计他，故来走走。”于冰道：“是林公子，那有董公子？”城璧随即改口道：“是我说错了。”于冰又道：

“你二人来已不守清规，怎么俗妆打扮？这是何说？”不换道：“二哥原不肯改妆，是我因朱老爷是京官，来许多道士到他府上，恐怕人议论，因此扮做俗人，不过暂时改用。”文炜道：“究系二位先生多心。”左右送上茶来，大家吃讫。城璧向如玉道：“我们在贵庄分手后，到如今也是五六个年头。”如玉道：“那日三位去后，小弟差人遍访无踪，真是去得神妙之至。”文炜道：“素日都相识么？”如玉道：“三位俱在寒家住过几天。”城璧道：“公子不在家中享荣华，受富贵，到朱老爷这边，有何贵干？”如玉道：“我与诸公俱系知己，说也不妨。小弟年来否败之至，今无可如何，寻访冷先生，指一条明路，做下半世地步，倒不是专来朱大人府上的。”城璧笑道：“我们都是几个穷道士，有什么明路指人？”如玉不由的面红起来。于冰急以目视城璧，城璧才不言语了。午错时候，家人们摆了一桌果食，一桌荤席，城璧、不换和于冰坐。林润从西书房过来，看见城璧大喜，又见不换也在，连忙上前叩拜，复叙别踪，和如玉、文炜同坐。闲谈到二鼓方散。城璧等同于冰在西房，如玉仍归东房。

次日午饭时，于冰将林润三场文字，并殿试的策文，俱各改好。至第二日，是初六日，文炜差人送林润入内城去了。这日早饭后，于冰同着众人，从袖内取出一道符，又柬帖二联，向如玉道：“公子年来困苦已极，我二年前有言在先：公子若到不得意时候，只管入都，我包你一套天大的富贵。今气运已至，时不可失，可将我这一道符，出城后即戴在帽子内；还有柬帖二联，揣在怀中。有极难事，到万不可解脱处，可将我第一联柬帖拆看，自有妙应。第二联也是如此。上面我俱写先后，不可乱拆。你若是偷着先看了，即泄露天机，那时必有奇祸，休怪我不早说与你。至于做文墨、用诗词歌赋等项，万一做不来时，你只暗中叫我的姓名几声，我自助你成功。你此刻速出南西门，定有意外机缘凑合。将来到富贵时，却不可忘了贫道。”如玉心上有些不信。于冰道：“你休要小窥了我那一道符和那两联柬帖，误了你的大事！”如玉接来，揣在怀中，心上还有些迟疑。于冰道：“只管去罢，我不是欺你的人。”朱文炜接说道：“温世台，冷老伯教你去，你就去。我的夫妻离合、功名成就，都是冷老伯作成，才有今日。你狐疑怎的？”遂将自己的事，大概说了一遍。如玉方诚信不疑，欣喜欲去。于冰又嘱咐道：“此去只可你独自去，张华同去不得。”如玉连声答应，叩谢了于冰，拜别了众人，欢欢喜喜走出厅外。众人送他出了大门，张华赶上问讯，被如玉骂回。

众人送了如玉，同到厅内坐下。城璧等一齐问道：“温公子这一去，果然可得大富贵么？”于冰大笑道：“此人本是名门世胄，富贵儿郎。只因他幼年丧父，教戒无人，日